

哲学研究

清华简《五纪》中的宇宙论
与楚帛书等图式的方向问题

贾连翔

摘要:清华简《五纪》中多次出现“天”“地”“四荒”“四宄”“四桓”“四维”这一组概念,它们既有方位属性,又有神明属性,是探索当时宇宙论的关键钥匙。据简文可推知,“天”“地”“四荒”合称“六合”,可理解为一个六面体,代表宇宙总体空间;“四宄”指天之四正方向,与文献中的“四仲”相当;“四桓”可读为“四柱”或“四树”,是支天之柱,位于四隅,应即楚帛书之四树;“四维”用于表示天球方位,由于天球不停旋转,正向和隅向之间不停转换,故“四维”含有正向、隅向双重内涵。根据《五纪》的记载可推拟出一幅“天纪图”,此图具有“后帝”视角的方位特点,可帮助我们理解楚帛书、《筮法》卦位图等先秦图式的方向问题。

关键词:清华简; 四荒; 六合; 四树; 四维; 《五纪》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华简古文字数据库建设与相关问题研究”(20YYA001)

作者简介:贾连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北京 100084)

DOI:10.13613/j.cnki.qhdz.003292

清华简《五纪》现存约4450字,推测其完整时已近五千言,当是目前所见篇幅最长的战国竹书。《五纪》内容包罗万象,借“后”之言阐述了天文数算、人伦道德、山川物产、人体结构、神祇司掌以及上古传说等,并以此建立了一套逻辑严谨的理论系统。^①其中涉及天地四方和星辰历象的内容属简文核心,对研究当时的宇宙论尤有重要价值。这里作一些试探性讨论,有些意见虽已被整理组所采纳,但报告未及展开,还有一些认识与报告和整理组成员先期发表的研究看法有所不同,请大家指正。

《五纪》中完整地出现了“天”“地”“四荒”“四宄”“四桓”“四维”这一组概念,它们在全篇前后用字时有不同,如“地”字写作“墜”“墜”,“四维”之“维”或写作“唯”“惟”,“四桓”之“桓”或写作“檀”“查”,这很可能是因本篇内容所取材的原始材料来源庞杂,此抄本保留了一些底本用字的特征所致,^②实际上并不影响其所记录的词的一致性。其中“天”“地”“四荒”“四维”古书习见,“四宄”“四桓”属首见。这组概念都具有一定的方位属性,如简19记“四宄”即包括“东宄”“西宄”“南宄”“北宄”。简文还有一段关于它们的总体描述,文曰:^③

后曰:天、墜(地)、四荒(荒)、四宄、_[简26][四桓、四维,是佳(唯)]羣神十又八。方六司,是佳(唯)羣示(祇)廿=(二十)又四。向七惠(职),是佳(唯)羣神廿=(二十)又八。_[简27]^④

① 马楠:《清华简〈五纪〉初识》,《文物》2021年第9期。

② 简文同一词前后用字不同的例子不少,石小力曾有举例,参见石小力:《清华简〈五纪〉中的几个用字现象》,东北师范大学《第四届出土文献语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53—161页。

③ 本文所引《五纪》释文和注释,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下,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有特别需要讨论之处,我们随文说明,其余不再赘注。

④ 简27上端约残损了6个字,根据内容补出“四桓四维是佳”是没问题的,其中“佳”字还能看出下部的残划。

所言“方六司”之“方”和“向七职”之“向”都是承前而省的表述,这是由“四荒”“四宄”“四桓”“四维”概念中有“四方”“四向”的内涵所决定的。“方六司”的性质为“祗”,是新见的地祗系统,后文还会引述这二十四位地祗的具体名号。“向七职”的性质是“神”,指二十八宿,从其对星宿的选择特征来看,应属于甘氏体系。^①由“羣神十又八”这一描述又可知,“天”“地”“四荒”“四宄”“四桓”“四维”这些概念也具有神明名称的属性,而且据其计数来看,除“天”“地”外的四组内容是各自独立、互不重复的,这从根本上排除了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称这种可能。

这一组名称在简文中多次同出,足见其重要。除上引简 26—27 外,还可参看以下三处:

(1) 于天女(如)裔(律),于神女(如)巨(矩),于人女(如)尾(度),天、墜(地)、四荒(荒)、四宄、四查、四唯(维)是司。_[简97]

(2) 黄帝之身,尊(溥)_[简97]又(有)天下,訇(始)又(有)桓(树)邦,訇(始)又(有)王公。四荒(荒)、四宄、四桓、四唯(维)、群示(祗)、万兑(貌)女(焉)訇(始)相之。_[简98]

(3) 黄帝乃命四宄=(宄宄)之,四宄乃致(属),四荒(荒)、四桓、四唯(维)、群示(祗)、万兑(貌)皆致(属),群永(祥)乃亡,百神则宁。_[简103]

值得重视的是,它们同出时的排位是固定的。在“天”“地”之后继以“四荒”,“四宄”次之,“四桓”再次,“四维”为末。稍有不同的简 103 一段,是因“四宄”被提前成为该段记述的对象,而剩余三组名称的排位仍不出这一规律。从《五纪》通篇的严谨性来看,这一顺序应是有所深意的。关于这组概念的区别和具体所指,我们认为是解锁当时宇宙论的关键钥匙,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一、“天”“地”与群神之号

天、地是空间方位中最为基础的两个坐标,在《五纪》所载的诸神系统中,二者也排在最前列。简文有段关于群神名号和它们司掌日、辰的记述,颇为重要,文曰:

凸(凡)羣神之虐(号):天元(其)虐(号)曰仓皇、高畏,上甲又(有)子。墜(地)元(其)虐(号)曰降鲁,天龠(合)又(有)土,上甲又(有)戌。四_[简37]荒(荒)同虐(号)曰天昉,又(有)光司晦,上甲又(有)申。四宄同虐(号)曰天允,行猷又(有)仓(伦),上甲又(有)午。四桓同虐(号)曰天桓,建_[简38]女(安)又(有)尚(常),上甲又(有)唇(辰)。四惟(维)同虐(号)曰天惟(维),行望三(四)方,上甲又(有)寅。东司同虐(号)曰秉豊(礼),司章,元唇(辰)日某。南_[简39]司同虐(号)曰秉息(仁),司寺(时),元(辰)日某。西司同虐(号)曰秉义,司正,元唇(辰)日某。北司同虐(号)曰秉恣(爱),司尾(度),元_[简40]唇(辰)日某。四维同虐(号)曰行星,又(有)终,日某。南门元(其)虐(号)曰天门、天殷(启),畫(建)正,秉恣(仁),立(位)川(顺)及咨=(左右)升(征)徒,日某。北_[简41]主(斗)元(其)虐(号)曰北宗、天裔(律),畫(建)尚(常),秉恣(爱),皇(匡)天下,正四立(位),日某。_[简42]

这段话的表述格式比较整齐,“天”之号为“仓皇”,“地”之号为“降鲁”,是比较清楚的,而“仓皇”之后的“高畏”以及“降鲁”之后的“天合有土”等,是否也是神号,则关系到对本段后面内容的整体理解。可以明确的是,“高畏”应是和“仓皇”并列的“天”的另一个号,简文在下面这段记述中有所反映:

虐(呼)_[简104]□□□□□曰:寺(时)女(汝)高畏,寺(时)女(汝)畏溥,寺(时)女(汝)四荒

^① 石小力:《清华简〈五纪〉中的二十八宿初探》,《文物》2021年第9期;吕传益:《清华简〈五纪〉二十八宿探源》,简帛网,2021年12月1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812。

(荒), 破 | 寺(蚩)虬(尤), 乍(作)敦(遏)五兵。^①[简105]

从句法结构上看,“高畏”在此属称谓名词,指的应该就是“天”。由此推及“天合有土”“有光司晦”等以及“司章”“司时”等,也不能排除是神号的可能。尤其是简文明确记载了“南门”又称“天门”“天启”,“北斗”又称“北宗”“天律”,说明一位神确实可有多个名号。

据此再看上引简 105 中的“畏溥”,整理者读为“鬼魅”,认为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之“女魃”。^①在我们看来,既然明确了“高畏”是“天”之号,那么夹在它“与”“四荒”之间的“畏溥”,只能是“地”的另一个名号,恐与“女魃”无关。《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②“畏溥”之义与“降鲁”“天合有土”是很相近的。^③简文又载:

黄帝乃命万貌(貌)女(焉)^④始(始)祀高畏[=](畏、畏)溥、四荒(荒),女(焉)始(始)配帝身。^⑤[简109]

这里的“溥”显即“畏溥”,简文应是在“畏”字下脱了一个重文号。黄帝命“万貌”祭祀的对象应包括“高畏”“畏溥”“四荒”六神,而配享帝身者,也是承前而省的此六者。其中祭祀“高畏”“畏溥”,实际上就是祭祀“天”“地”二神。

二、“四荒”与“羲和”“六合”

“四荒”在四组具有方位属性的概念中位列最前,不仅同号“天昉”,而且各自有名。更重要的是,从前文的引述中也可以看出,它们每每与“天”“地”并出,地位尤显特殊。简文又以“天”“地”“四荒”连同二十四地祇共同司掌五时、五度、五正(五种德行)、五章(五色)等,文曰:

饗(数)算、寺(时)、尾(度)^⑥、正、章,佳(唯)神之尚(掌)、示(祇)之司。

章:日、易(扬)者、翌(昭)昏、大昊、司命、癸中,尚(掌)章司豊(礼);

正:月、婁、滕穿、少昊、司^⑦泉(禄)、大戢(严),尚(掌)正司义;

尾(度):门、行、显(明)星、端(颞)项、司显(盟)、司校(教),尚(掌)尾(度)司(爱);

寺(时):大山、大川、高犬(太)、大音、大石、稷(稷)^⑧匿,尚(掌)寺(时)司(仁);

婁(数)算:天、望(地)、大禾(和)、大纒(乘)、少禾(和)、少纒(乘),尚(掌)婁(数)算司中(忠)。^⑨[简9]

同时,这三十位神祇还各司掌人体的一个部位以及一日,文曰:

天为首;望(地)与四^⑩荒(荒)与(与)行、显(明)星、瑞=(颞项)、司显(盟)为束(脊),甲子之旬是司。高大=(大、大)川、大山与月、婁、滕躬、少昊、司录(禄)、大敢(严)及^⑪门为右腊(胁),甲戌之旬是司。大音、大石、稷(稷)匿与日、易(扬)者、翌(昭)昏、大昊、司命、癸中及司敦(敦)(教)为右(左)腊(胁),^⑫甲申之旬是司。^⑬[简82]

两相对比可知,“四荒”之名分别是“大禾”“少禾”和“大纒”“少纒”,这与传世古书如《尔雅·释地》所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⑭颇为不同。

① 程浩:《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文物》2021年第9期;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下,第127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94页。

③ “高畏”“畏溥”中的“畏”,既可如字读,也可读为“威”,由于是专名,尚不易确定。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尔雅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90页。

简文又称:

禾(和)曰寺(时),𩇑(乘)曰成。[简28]

这里的“禾”即“大禾”“少禾”,“𩇑”即“大纒”“少纒”。“禾”可读为“和”,“和曰时”不禁让人想到《尚书·尧典》关于“羲和”的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①这是关于尧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者分驻四方以正天时的传说。《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②《太平御览》引《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县车。”^③这是关于“羲和”与乘御有关的传说。据此,“𩇑/纒”似可读为“乘”。“四荒”的名号或许与“羲和”的传说有关。

二十四位地祇应是按“方六司”的原则,在当时所见各类神祇中挑选而得,这由“五祀”仅见有“门”“行”二者就可以明晰。每个方位为何要配应“六”个神祇?颇值得思索。我们知道,在“五方”概念里,“中”处于核心地位,《五纪》亦载:

天下贞(圆)忿(裕),含(合)众隹(唯)中=(中,中)隹(唯)聿(律)。[简13]

“中”率先确定由“天”“地”“四荒”(二和、二乘)六神司掌,则其余四方的配置也应与之数量相当。当然,这里也同时考虑到一月三十日,^④每日配有一位司掌之神。可见《五纪》于此是有精心计算的。

“四荒”与“天”“地”的关系如此紧密,现在看来,是因在当时的宇宙模式中它们是成组的概念。简文对此提供了关键线索,文曰:

寺(时)女(汝)高畏,寺(时)女(汝)畏溥,寺(时)女(汝)四亢(荒)……[简105] 四亢(荒)乃悉(爱)。黄帝乃具五犧(牺)五勿(物)、五器五勿(物)、五敝(币)五勿(物)、五高(享)五勿(物),[简107]以穹(宾)于六含(合)……黄帝乃命万兒(貌)女(焉),[简108]訖(始)祀高畏[=(畏、畏)溥、四亢(荒),女(焉)訖(始)配帝身。[简109]

所言“六合”一词屡见于传世古书,如《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⑤《列子·汤问》:“大禹曰:‘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大岁。’”^⑥《吕氏春秋·恃君览》:“凡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⑦整理者引《庄子·齐物论》成玄英疏注曰:“六合,指天地四方。”^⑧如果从《五纪》原文出发,更确切地讲,“六合”是指“高畏”“畏溥”、“二和”、“二乘”,即“天”“地”和“四荒”。这是我们首次在先秦古书中明确见到“六合”的具体所指,结合传世文献的内容不难看出,“六合”是对宇宙空间的总称。

受传统图式和古书注疏的影响,过去大都孤立地解释“四荒”,这样就会只在“地面”这个二维平面上将之理解为东、南、西、北四极。如《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朱熹集注:“故复反顾而将往观乎四方绝远之国。”^⑨现在通过《五纪》所记的“六合”,我们可以悟知“合”是取“合拢”“合围”之义,“六合”指“天”“地”“四荒”建立起的一个三维空间,如果用结构图表示,可以将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1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6页。

④ 一月三十日,在《管子·幼官》《管子·五行》《逸周书·时训》清华简《四时》《行称》等先秦文献中均有反映。

⑤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页。

⑥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2页。

⑦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77页。

⑧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下,第128页。

⑨ 朱熹:《楚辞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2页。

它理解为一个六面体,参看图1。这个三维空间在除“地面”以外的五个方位面上,其实是向外无限延伸的,即《列子·汤问》所谓:“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①这反映了古人对宇宙空间的整体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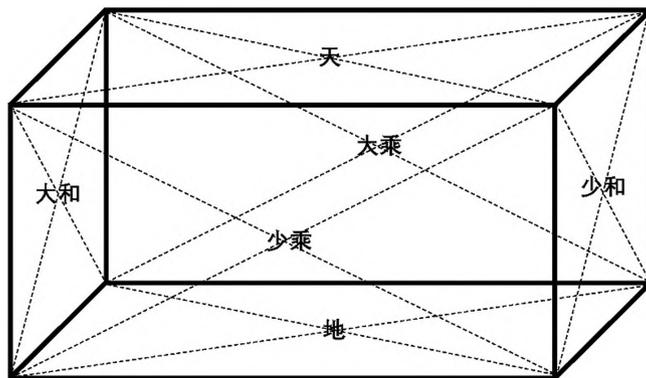


图1 《五纪》天地四荒六合图

三、“四榦”与楚帛书之“四树”

“四榦”之“榦”可读为“柱”或“树”。整理者采用了前一种读法,并对“四柱”提出了两种不同意见,其一:“谓支天之柱。《淮南子·墜形》:‘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②其二:“传说中撑地的四根支柱。《博物志》卷一:‘地下有四柱,四柱广十万里。’”^③明白了“天”“地”与“四荒”构建起“六合”这一空间后,“四柱”的位置就不大可能处于地下,而当立于“天”“地”之间,故“支天之柱”的看法更为合理。前引“四柱”同号为“天榦”,也能佐证这一点。

“四榦”应即楚帛书(又称“子弹库帛书”)上所绘的“四树”,故“榦”也可读为“树”。其实将“榦”读为“树”,并不影响此树的功能是“支天之柱”,前贤已指出帛书中的“四树”也是承天之柱,^④古人采用这一名称很可能利用了一语双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四榦”之号的“天榦”一词,也曾出现在帛书《岁》(或称《天象》)中,写作“天榦”,过去被认为是星名等,^⑤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应该就是指帛书上所绘制的“四色之树”。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为不致于行文混乱,后面我们仍从“四榦”的功能出发,采用“四柱”这一读法。

关于“四柱”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所处的方位。根据楚帛书的内容,“四柱”当是立于“四荒”的四个交界处,也即位于四个角隅的方位。由于“四荒”向四面无限延伸,“四柱”之间的广度也应是无限大的,《博物志》所谓“四柱广十万里”,是对此的一种形容。由于简文以“东柱”“西柱”为称,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四柱”位于正向,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简文对“四柱”的描述。在诸神司掌人体的内容中,简文称:

西查(柱)右左(肱),东查(柱)右(左)左(肱);西查(柱)右(股),^[简82]东查(柱)右(左)左(股)。^[简83]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149页。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下,第97页。

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下,第104页。

④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页。

⑤ 李学勤:《“榦”与真山楚官玺》,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176页。

初读这里也很容易认为,重出的“东柱”“西柱”中应有一处是“南柱”“北柱”之讹。然而,简文在另一处关于“四柱”的描述中称:

豊(礼)、恧(爱)成右(左)南唯(维)、北唯(维),东=橿=(东竖东柱);义、中(忠)成右南唯(维)、北唯(维),西=橿=(西竖西柱),成巨(矩)。^{〔简20〕}

这两段内容都是对“四柱”的完整阐述,其中都只出现二“东柱”和二“西柱”,始终不见“南柱”“北柱”,若将“四柱”置于四正之向,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解释。但如果将“四柱”安置于角隅,则“东南”“东北”二柱就可统称为“东柱”,“西南”“西北”二柱则可统称为“西柱”,也就是说“南柱”“北柱”其实并不存在。

另要指出的是,在楚帛书中,与“四树”临近而位于帛书四边的《月忌》内容,分别配有十二位神像,过去大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同用绘画方式表达的“四树”,在性质上很可能与十二神像相同,也是四位神明。如果这一看法不误,那么帛书“四树”与《五纪》的“四柱”在神祇属性这一点上也是吻合的。与此同时,楚帛书四边的内容与《五纪》的“天纪图”密切相关,我们后面推拟“天纪图”时再专门讨论。关于“四柱”在“六合”中的位置可参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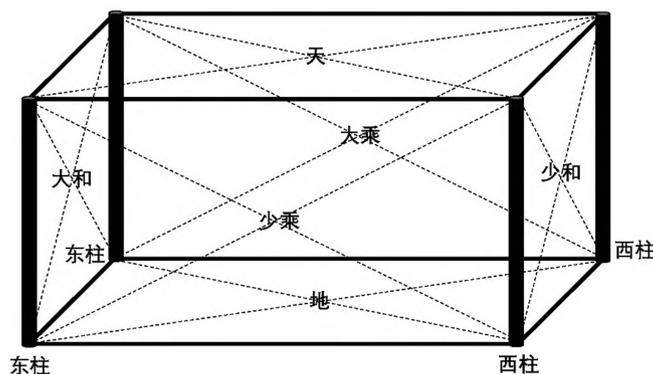


图2 《五纪》四柱方位图

四、“四维”与天球

在“六合”的空间中,“四柱”支撑起了“天”与“地”,那么,接下来就需要考虑如何表达“天”“地”各自的空间特点和方位的问题。过去大家对“天”和“地”在空间方位名称上的区别重视不够,随着清华简《四时》《五纪》等材料的出现,我们逐渐意识到古人对“天”是有专门的方位概念。

众所周知,“天圆地方”是我国古人对“天”“地”空间特点的一种看法,如《淮南子·天文训》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圆地方,道在中央。”^①“地”为方形完全出于古人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加便利地表达四向方位而进行的人为设置。相比而言,天为圆形则是在一定的观测依据的基础上推拟而来,这其实是由地球本身是球形而决定的。“天”的“圆”,在三维空间中实际是个“球”,即“天球”,“地平面”将之拦腰横切,就只能看到一个“半球”,这就是先秦两汉时期天文学上流行的“盖天说”宇宙模式。出土的多件古代式盘实物,也都反映了这样的结构认识。^②尤其是六壬式盘,一般由圆形的上盘和方形的下盘构成,上盘象征天,下盘象征地,上盘每每有穿孔,可扣置于下盘的中轴上旋转,这两个盘在《景祐六壬神定经》中就称为“天”“地”。

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69、233页。

② 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第1—30页。

如何去形容“天”这“半球”的空间和方位?古人建立的概念就是“四维”。《说文》:“维,车盖维也。”之所以用“维”称名,大概是因这类大绳常用于“半球”形态的事物的缘故。《淮南子·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①《晋书·地理志上》:“天有四维,地有四溟。”^②值得指出的是,今本《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之“地维绝”,在《楚辞》王逸注、《山海经》郭璞注等中均引为“天维绝”。^③《五纪》亦载:

豊(礼)、义、恧(爱)、恧(仁)、中(忠),六惠(职)舍(合)五建,四维算行星。_[简25]

所言“四维算行星”连同前文所引“四维”之号“天维”等,都可进一步说明“四维”原本应专属于“天”。

用“四维”来形容“天球”须要实现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要确定球面的范围,二是要确定球内的方位。关于前者,清华简《四时》载:

凡行,斡(揆)日月之立(位),以定四维之互(亟)(极)。_[简1]^④

所言“四维之极”,古书中也作“四极”,实质上就是“天球”半径的距离。《周髀算经》卷下:“凡日月运行,四极之道。”赵爽注:“运,周也。极,至也,谓外衡也。日月周行四方,至外衡而还,故曰四极也。”^⑤已经清楚地解释了要根据日、月运行轨迹的最远端来确定天球半径。“四维”形容的是“球面”,在古人看来,日月星辰都在这个面上运转。

关于如何确定球面上的方位,《五纪》载:

后乃诊象,室(匡)_[简71]四亟(极):东维龙,南维鸟,西维虎,北维它(蛇)。_[简72]

这是根据各个方位上星象轮廓的造型特点,在“四维”面上进行的匡定,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星象分别像龙、鸟、虎、蛇之形。之所以要通过星象来匡定,道理也很简单,是因在球面上倘若想确定方位,必须要选择一定的参照物。

我们曾指出,《五纪》中“四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存在两种表述并出的情况。^⑥比如在记载神司人体的部分中称:

右(左)南惟(维)右(左)辟(臂),右南惟(维)右辟(臂);北唯(维)之右=(右右)夔(骸),丕(其)右=(左左)夔(骸)。_[简83]

接着又称:

东维右(左)手,南维右手,甲唇(辰)之旬是司。西维右足,北维右(左)足,甲寅之旬是司。_[简85]

表面上看“四维”似乎仍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东、南、西、北“正向四维”,二是东南、西北、西南、东北“隅向四维”。后者在古书注疏中最为常见,如《素问·气交变大论》:“其眚四维。”王冰注:“维,隅也。”^⑦《淮南子·天文训》:“东北为报德之维也。”高诱注:“四角为维也。”^⑧因此,传统上大家普遍将“四维”理解为“四隅”。而“正向四维”则在上引《五纪》简72中首次完整出现,又似可与清华简《四时》中的

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38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08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67页。

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下,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28页。我们的断句与原报告有所不同。

⑤ 程贞一、闻人军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⑥ 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行象”之则与“天人”关系》,《文物》2021年第9期。

⑦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893页。

⑧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07页。

“青维”“赤维”“白维”“玄维”相对应。^①“四维”存在正、隅向两套含义,在古书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如《七谏·自悲》:“引八维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长生。”王逸注:“天有八维,以为纲纪也。”^②这里的“八维”应即对“正向四维”和“隅向四维”的合计。

仔细分析,虽然“四维”有正、隅向双重内涵,但在《五纪》系统中,作为神明它们始终只算作四位,这又当如何理解?究其原因仍在于“四维”所表达的空间是“天球”。在圆球形中,四方与四隅在形态上毫无差别。而且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天球看上去是在不断旋转的,这就使得天球的方、隅处在不停的转换之中。也就是说,所谓“隅向四维”其实是由前一时段的“正向四维”运转而来。正因如此,《五纪》对“隅向四维”的称谓方式十分特别,通过在“正向四维”的基础上加“左”“右”来表达。至于简文“左南维”“右南维”等所指的具体方位,其实是与观测者的视角直接相关的,我们也放到最后讨论。“四维”的结构可参看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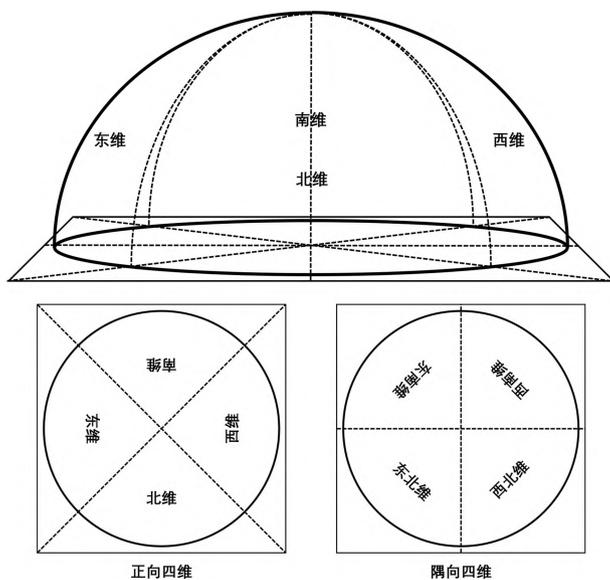


图3 《五纪》四维空间结构图

五、“四尤”与“四正”“四中”“四方”

“四尤”虽位列“四柱”“四维”之前,但因其前所未见,我们只有明确了“四柱”“四维”的所指之后,才能在概念区别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尤”字在《五纪》中凡十九见,皆写作“𠄎”,这一形体过去只是作为“沈”“醜”等字的构字部件出现,^③使用为一个独立的字,在楚文字中是首见,遂成为各家争论的焦点。^④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下,第128—132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50页。

③ 赵平安:《释“𠄎”及相关诸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2—285页;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24—3927页;谢明文:《释东周金文中的几例“醜”字》,《出土文献》第6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

④ 整理报告采黄德宽释“尤”说,参见黄德宽:《清华简〈五纪〉篇“四尤”说》,《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程浩认为该字与“甫”字形近,是其讹字,并认为“四尤”即古书中常见的“四辅”,见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邬可晶释之为“介”,见邬可晶:《释清华简〈五纪〉的“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1年11月18日,http://www.fdgwz.org.cn/Web/Show/6834。

简文对“四宄”的内涵有明确记述,文曰:

后曰:参聿(律)建神正向,息(仁)为四正:东宄、南宄、西宄、北_[简19]宄。

“四宄”即是“四正”。古书中“四正”习见,含义较为复杂,与方位相关的内容存在于“八卦”和“四时”之中。比如清华简《筮法·至》有“四正之卦(卦)”语,所指的是震、离、兑、坎,其在卦位图中处于东、南、西、北四方。^①清华简《行称》中有“四正之月”语,所指的就是二分、二至所在之月,即“四时”之中。^②此外,《天文训》载:“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高诱注:“仲,中也。四中,谓太阴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③“四仲”与“二绳”相关。《天文训》又载:“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高注:“绳,直也。”补注:“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曰二绳。”^④作为四正方向的坐标,《五纪》的“四宄”显然与《淮南子》的“四仲(中)”含义相当,因此,黄德宽将二者进行系联的看法是可从的。此外,“宄”的上古音属为馀纽侵部,前文所引简 103 有“黄帝乃命四宄=之”语,重文中的后一个“宄”读为“戡”,按诸文义是比较顺适的,可以作为一条语音佐证。^⑤

在《五纪》的宇宙系统中,建立“六合”(天、地、四荒)这一总体空间后,接下来就是要确定四正方向。前文已经谈及《五纪》中的“四荒”指“大和”“少和”“大乘”“少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尚没有东、南、西、北之分,似乎还处于“混沌”的状态。如果这一分析不误,则四正方向的确定则是要靠“四宄”来完成。方位建立好以后,要用“四柱”稳固对“天”的支撑,最后在天球上布置“四维”。或许这就是简文在“天”“地”“四荒”“四宄”“四柱”“四维”这组概念排序中所采用的逻辑,也是“四荒”“四宄”“四柱”“四维”之号前都要加“天”字的原因。

以上讨论的这些内容,可以总括成一个宇宙结构图,参看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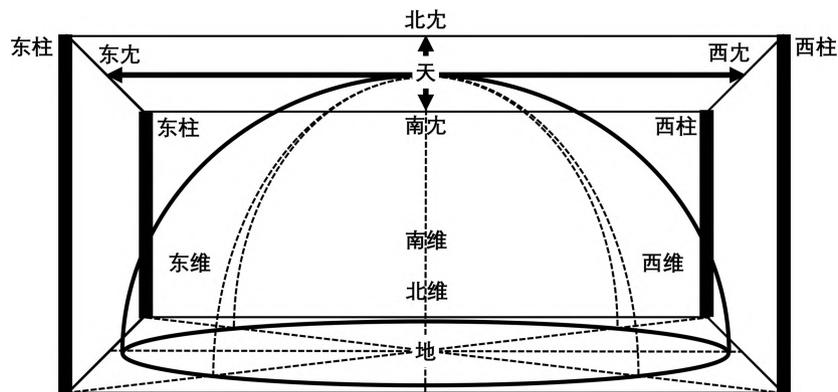


图 4 《五纪》宇宙系统推拟结构图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下,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87页。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下,第150、152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88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07页。

⑤ 黄德宽:《清华简〈五纪〉篇“四宄”说》。关于四正方向用“宄”字来表达的问题,除黄德宽提到的语音通假的可能性外,我们发现,“宄”字在早期金文中写作“𠄎”类形(参看《殷周金文集成》10156 王人宄辅甗之“𠄎”、《殷周金文集成》04330 沈子它簋之“𠄎”),而甲骨文中的“方”字每每写作“𠄎”(《甲骨文合集》06057 正)“𠄎”(《甲骨文合集》06062)等,二者的形体极近。《五纪》称“四宄”为“四正”,按诸《筮法》的“四正之卦”,就是表示“四方”。我们猜想“四宄”之名也有可能源于对“四方”的讹传。

六、楚帛书等图式的方向问题

从《五纪》的宇宙论中,我们能够强烈体会到三维空间的观念。在这个空间中,其实还暗设了观测者的概念,这个观测者应该就是简文中反复提到的具有主宰万物能力的“后帝”(或称“后”“文后”)。根据我们的推测,他似乎立于天顶中央,朝向固定(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俯视”宇宙。古人以面南背北为尊位,如《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①我们上文推拟的“四维空间结构图”和“宇宙系统结构图”,就采用了这一视角。

《五纪》载“后帝”的首要工作是“仑(伦)鬲(历)天緇(纪)”,其成果很可能就集结成了一幅“天纪图”。简文在相关记述中称:

后曰:参聿(律)建神正向,息(仁)为四正:东允、南允、西允、北_[简19]允。豊(礼)、恧(爱)成右(左)南唯(维)、北唯(维),东=榿=(东竖东柱);义、中(忠)成右南唯(维)、北唯(维),西=榿=(西竖西柱),成巨(矩)。建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申、_[简20]酉(酉)、戌、亥,緇(纪)参(三)成天之堵。取(取)、若(如)、秉(竊)、余、咎(皋)、虚(且)、仑(相)、牖(壮)、玄、易(阳)、古(辜)、奎(涂),十又(有)二成戡(岁)。尻(处)五:日、月、星、辰(辰)、戡(岁)。

文中看上去最为费解的“左南维、北维,东竖东柱”和“右南维、北维,西竖西柱”,如果加入观测者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了。“左南维、北维”是“左南维”和“左北维”的省略表达。当“后帝”面南背北俯视宇宙时,“左南维”即“东南维”,“左北维”即“东北维”,故而在二处设立的柱子都称“东柱”;同理“右南维”即“西南维”,“右北维”即“西北维”,在此二处设立的柱子都称“西柱”。

前引神司人体的记述(简83—85)也完全符合这一原则,其中“左南维”(东南维)与一东柱(东南)共同司掌左上肢(左臂、左肱)，“右南维”(西南维)与一西柱(西南)共同司掌右上肢(右臂、右肱)，“北维之右”(西北维)与一西柱(西北)共同司掌右下肢(右髌、右股)，“北维之左”(东北维)与一东柱(东北)共同司掌左下肢(左髌、左股)。这些内容也可进一步佐证“四柱”必位于四隅。

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在古书中并不是初次出现,张衡《灵宪》曰:“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脊于后。”^②采用的描述方式与《五纪》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后帝”视角在中国早期图式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二维图式中,“四维”是圆形,在四隅立起四柱之后就可以建立一个方形,即所谓“成矩”。这个矩形又称“天之堵”。从“天之堵”上要建立十二地支和十二月来看,它实际代表“太岁”运行的周期轨迹。“纪参”的“参”可读为“三”,是指十二地支每三个为一边,四边共十二分。这十二分就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提到的“十二度”,^③也对应楚帛书中四边所记的“十二月”。我们曾指出,《五纪》原来的底本或取材的文献,应是有多幅配图的,^④上面描述的这段内容可完整地推拟成一幅“天纪图”,参看图5。作者借“后帝”之名总结出上述规律,之后“后帝”还要将之安置于天球之上,进一步度量天象运行,故云“处五:日、月、星、辰、岁”。

图中有几点要特别说明,关于十二地支的排列方式,我们参考了出土式盘和马王堆帛书《禹藏图》等相关式图,以“子”配正北,左旋排列。关于十二月,简文所载名称合于《尔雅·释天》和楚帛书,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7页。

② 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53页。

③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4页。

④ 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行象”之则与“天人”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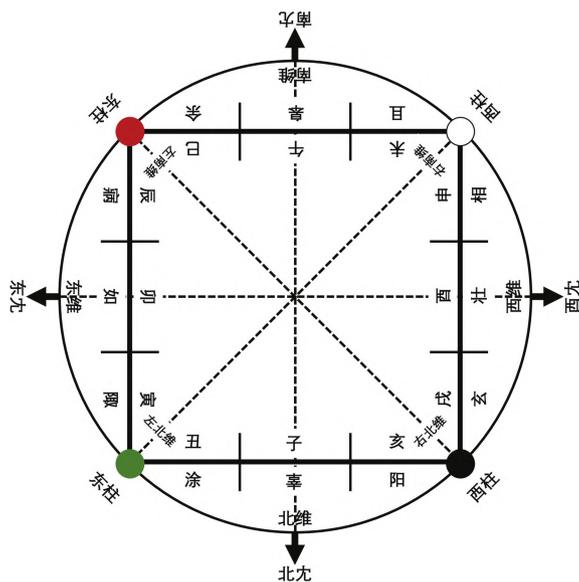


图5 《五纪》中的天纪图

我们按楚帛书的方位进行排列。《尔雅·释天》曰：“正月为陬”，^①于是可以发现，这套纪时方式符合“夏正”特点，以“寅”为岁首。这一现象可能关乎我们对楚国建正问题的进一步认识，还有待探讨。借助《五纪》南、北维有“左”“右”的描述，可以确定这幅“天纪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过去大家对楚帛书的阅读方向曾有过争议，蔡季襄最初就是以南为上，但由于李学勤先生后来正确释出了帛书中同于《尔雅》的十二月名，以北为上的意见又成了主流。近年李零先生的《子弹库帛书》一书可以说集相关资料和研究于大成，仍采用后一方位。^②实际上，李学勤等先生后来已意识到马王堆帛书等楚地出土的古图，皆以南为上，因此主张楚帛书三篇内容应改以：《四时》《岁》《月忌》为次序，^③现在看来这应是正确的。清华简《筮法》的《卦位图、人身图》的方位对此亦有印证。

《五纪》内容复杂精深，其中涉及宇宙论的内容，或是当时的公共知识，或是集当时多种思想于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楚帛书等内容的紧密关系，是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我们这里所做的只是初步探索，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对《五纪》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王丰年)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尔雅注疏》，第5673页。

② 李零:《子弹库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③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39页；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236页。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duction, manufacture, trade and research in tea industry, not often seen even in the whole field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dissolution, it not only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following mandatory plan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undertook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organizing relief for tea farmers as designed in the Fujian Tea Revival Plan. By analyzing this case, we can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o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tea facto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artime-controlled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 Study of the Cosmology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Wuji and the Direction of Chu Silk Books

Jia Lianxiang

The concepts of “heaven”, “Earth”, “four-huang”, “four-yin”, “four-dou” and “four-wei” appeared many times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Wuji. They had both the attribute of orientation and the attribute of divine name, which was the key to explore the cosmology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 Wuji, we can infer that, “heaven”, “Earth” and “four-huang” are collectively called “Liuh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a hexahedron, representing the overall space of the universe; “four-yin” refers to the four directions of the sky,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eaning of “four Zhong” in literature; “four-dou” can be read as “Si Zhu” or “Si Shu”, which is a pillar supporting the sky, located at the four corners, which should be the four trees in the Chu silk book; “four-wei”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Wuji, a “celestial discipline map” can be restored, and this picture has the orient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st-emperor” perspective,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irection of Pre-Qin schemata such as Chu silk books, Shifa and so on.

Li Z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Discrimina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Li Jingyan

Li Zhi made a brand-new explanation of “benefit” and “righteousness”, thinking that “benefit” referred to people’s reasonabl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and “righteousness” was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their needs of “benefit”. He also discussed the natural nature and internal correl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from the root of “heart”, and proved that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had the same homology in the heart. At the same time, his theory of the era that “righteousness is in benefit” further affirmed the rationality, foundation and necessity of “benefit”, thus completely negating the Neo-Confucian thought of “preserving justice and eliminating human desires”, which imprisoned people’s reasonable desir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eople’s individual reasonable needs, taking “righteousness” as the value judgment standard of whether the individual reasonable needs are met or not, rather than the basis of moral kidnapping of people’s behavior, which contributed an important opinion t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Research Issues and Essence of the Monetary Standard System in Modern China

Xiong Changkun

Copper coin was the legal currency mi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while silver coi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ax payment and trade settlement of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se two factors, the academic world holds that a bimetallic standard based on silver and copper was used in modern China. In fact, within the system of parallel use of silver and copper coins, it’s difficult for both copper and